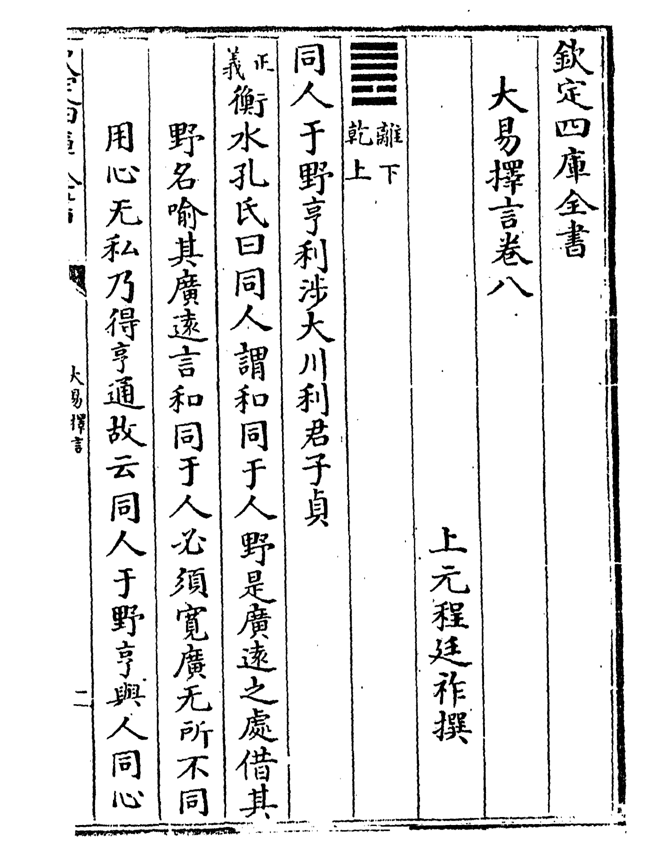


經部



大易擇言卷八

上元程廷祚撰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正義衡水孔氏曰同人謂和同于人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于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

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

伊川程子曰為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為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為乾之主二為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

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

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紫陽朱子曰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内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

于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通論

雲峰胡氏曰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與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于正者故又當以正為本

虛齋蔡氏曰大人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若我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

一二亦不害其為大同也

次崖林氏曰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同人于野則物无不應人无不助而事无不濟故亨雖大川之險亦利于涉矣然必所同者合于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而亨且利涉使不以正雖所同滿天下竟是私情之合不足謂之于野又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傳此三

字行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正義 伊川程子曰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紫陽朱子曰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通論

平菴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

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焉此乾之所以為大與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正義會稽虞氏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和而不同故于同人以類族辨物也

伊川程子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為同人之義君

于覩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紫陽朱子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草廬吳氏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于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于均照之物而辨

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

辨正 愚案類族辨物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之意自宜判為二項程傳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殊无分曉且于大象之以字別生一例尤為未確也朱子又嘗云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其論復失之泥

吴氏説可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通論 王氏伯厚曰同人之初曰于門隨之初曰出門謹于

出門之初則不茍同不詭隨

愚案門者所以限物同人于門言能自立限制則无同流合汚之行于初九言之欲人之謹其始也象傳言出門謂宜出所當出之門也王氏說最為得之然未悉于門字之義

餘論建安邱氏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與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

戸一而門二也（梁明夷六四于出門庭亦前過偶邱氏言若有理）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通論 紫陽朱子曰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冦言之則咎謂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

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正義山陽王氏曰用心偏狹鄙吝之道

莆陽張氏曰親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

縉雲馮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辨正

愚案同人之二曰于宗睽之六五曰厥宗謂之宗者離為依附之義二卦皆離體也又獨于同人與睽言之者此二卦物我之離合存焉于依附之義尤切故也然同人吝而睽則无咎者爻位不併而所宗之大小異也舊說于此爻皆以二五相應為言似未達此意而于彖傳之旨亦覺未安既云中正而應則不得又謂之繫于私蓋二以柔附剛而偏于內則不遠處于下則不廣實有礙于卦之大義

故曰吝而豈應于五之謂乎不可以不辨

存疑　伊川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

紫陽朱子曰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繫于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

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

草廬吳氏曰六二一爻衆陽之所與而獨同于五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其爲道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辨正 愚案九三居離體之終旡所依附而過剛不中動生猜忌不與人同伏戎于莽内含芒刺之意下藏一陰之象升其高陵俯視一切之意居内卦之上之象其違理任情

如此而能為天之所祐乎故曰三歲不興也三之不美于本爻具見之說者乃舍㫄而獨支離于爻之上下謂三欲擬二而畏五以此為觧不无可疑然先儒說易如是者甚多未知其所由來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同人之時志在于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

惡而内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于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文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紫陽朱子曰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又曰三四皆為剛感而高三欲同于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言不能行也四欲同于二而為

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故

象曰義弗克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存疑　伊川程子曰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于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愚案剛者天德謂上卦也敵剛者言三之違理任情如此是不知有天德而顯與天抗其可行乎未知何故而以爲敵五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辨正

折中曰案卦名同人而三四兩爻所以有乖爭之象者蓋人情同極必異異極乃復于同正如治極則亂亂極乃復于治此人事分合之端易道循環之理也井之内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戎之象則不勝其異矣外體自異而同故乘墉而弗克攻大師而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

則復歸于同矣三四兩爻正當同而異異而同之際故聖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以為爭六二之應而與九五相敵相攻似非卦意也

愚案九四亦剛而不中故不明于大同之理然已爻乾體而近于天德故又有弗克攻之象象傳所謂反則則即天德乾之謂也三四雖有爭奪之象亦但宜以虛象觀之必曰與某爻爭與某爻奪亦安見其必然乎

餘論吳園張氏曰不曰悔亡而曰吉聖人貴遷善如此

存疑伊川程子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于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紫陽朱子曰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正義伊川程子曰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于法則也

紫陽朱子曰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辨正 愚按九五本乎天德以通天下之志先號咷而後笑者先之以至誠惻怛而後乃相視以莫逆也如此則无形骸之隔物我之間迹泯而天見私去而公存天下莫能禦之人之同也似用大師以相克而

相遇者也此正得大同之道者彖辭之于野蓋在于此而大師相遇亦即利涉大川之意矣舊解謂五下欲同二而為三四所隔以附會所謂號咷大師之説其言未為雅馴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五同于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

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隅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為吝況人君乎

紫陽朱子曰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

得而閒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辨正 愚桉中直猶言中正叶韻故耳因九五同

存疑 伊川程子曰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正義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于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静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

紫陽朱子曰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正義紫陽朱子曰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時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正義伊川程子曰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髙其明及逺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

元亨也

紫陽朱子曰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通論

東谷鄭氏曰陽為大陰為小一陰居尊而為五陽所歸所有者大也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冲虚不自滿者能有之六五明體而虚中所以為大有所以

為元亨若直以大有為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

建安邱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折中曰案比以九居五視大有之六五為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之應之者五陽也則賢人之象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于是哉故大有之柔中雖不如比之剛中而比之吉无咎則不如

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辭直言元亨更无他辭者惟

此與鼎卦而已皆以尚賢養賢之故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正義伊川程子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

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

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

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

也卦之德内剛健而外文明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順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

東坡蘇氏曰謂五也大者皆見有于五故曰大有

通論 兼山郭氏曰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所寶惟賢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不如是不足以為尚賢也

誠齋楊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

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平菴項氏曰一陰在下勢不足以有衆能推所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陰在上人同乎我為我所有者也故名曰大有彖于同人曰應乎乾明我應之也于大有曰上下應之明人應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應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應之此可以推卦例矣

又曰同人大有兩卦皆以離之中爻為主而以乾為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德為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為主故曰應乎天而時行者應其命也履兊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愚案離之為卦柔麗乎剛本取依附天德之意若同人大有之所以別者同人離在乾下明不足以見天德之全大有離在乾上則統天德而有之矣象

傳雖若指定二五兩爻者仍宜據離卦之全體而言即尊位大中亦未可僅以為執柔守中也學者當善觀先儒之說

餘論涑水司馬氏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舉知惡而不去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是以元亨也

雲峰胡氏曰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之事剛健而文明

自誠而明之事又若有聖賢之等焉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正義山陽王氏曰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

涑水司馬氏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伊川程子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

有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誠齋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同人離在下而權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由己出故極于遏而揚

紫陽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正義　承菴姚氏曰交即出門交之交害謂害于大有者也大有之時當慎所交而勿貽其害初以陽居下无交其害于有者咎于何生然又必操以其難其慎

之心无敢戲渝而後可終免于咎也故曰匪咎又曰艱則无咎

厚菴李氏曰卦之六爻皆大有者也在卦之下處事之外无所承任則惟勿喪其所有者而已如仁義之心廉恥之行我所固有也交于物而害之則所有者喪矣剛德居初為能不失其本素之象故其辭為能无交于害固非咎也然又必艱以處之然後終保其所有而无咎

愚案舊說以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傳義謂上无係應而未涉乎害義皆未確蓋爻之在初者多不得盡謂其无交而剛健文明之大有亦不可遽謂其有害也今存姚氏李氏二說以待後之君子採擇云

存疑 伊川程子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于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

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
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
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紫陽朱子曰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
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
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通論 陸氏庸成曰保終之道慎于厥始必有克艱于初而

後有天祐于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吉

獨本末見大有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正義山陽王氏曰任重不違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紫陽朱子曰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正義 會稽虞氏曰體剛履中可以任重

白雲郭氏曰道積于中无所往而不利如大車之不可敗也 案此解得之致遠任重尚屬浮游之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正義 紫陽朱子曰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

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辨正 紫陽朱子曰古文无享字亨享烹並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觧作享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无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

愚案朱子讀亨為享甚是考陸德明曰衆家並香兩切京房云獻也干寶云宴也虞翻亦曰二變得位體噬嗑象故公用亨于天子惟王輔嗣以為亨通之亨而伊川承而用之○以他卦之用享例之當為諸侯享天子之義如依春秋傳卜偃所云則當為天子享諸侯彼自有所取非易之本旨也

通論 臨川王氏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宰言天子以

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專稱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通論　方氏孟旋曰爻言小人弗克傳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于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正義　伊川程子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

彭盛多之貌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

紫陽朱子曰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龍氏覲復曰匪其彭猶言未嘗彭也

愚案陸氏釋文引干寶云彭亨驕滿貌又王肅云壯也此程傳盛大之訓所本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于滿極也

石門梁氏曰謂之明辨而又謂之晢者見其明智之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居尊以柔處大以中无私于物上下應之信以發志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

餘論 伊川程子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虚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

其信誠以事于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于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可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紫陽朱子曰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

此亦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正義 侯氏行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乎志以覃于物物懷其德以信應于君厥孚交如也為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无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畏威威如之吉也

衡水孔氏曰信以發志者釋厥孚交如之義由己誠信發起其志故上下應之與之交接也易而无備

者釋威如之吉之義所以威如者以己不私于物惟行簡易无所防備物自畏之故云易而无備

餘論

伊川程子曰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也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

紫陽朱子曰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愚案六五據天德之全一卦之統領在此所謂剛健

而文明者于是兼之交如之孚恐亦不獨指應九二威如之吉尤不當謂其太柔則廢也王氏以為不言而教行侯氏孔氏以為唯行簡易可謂得爻辭象傳之正觧然則以古註為无所用者其亦未得為篤論與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通論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

君實盡此而言于上九者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之吉也

東谷鄭氏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易之取義若是者衆

童溪王氏曰六五以一柔有五剛上九獨在五上五能尚之繫辭傳所謂又以尚賢則上九是也祐之自天吉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于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于尚賢也

折中曰傳義皆以履信思順尚賢爲上九之事然易中以上爻終五爻之義者甚多如師之大君有命離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爻爲王公也蒙

五文而終其義爾

存異

伊川程子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于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

吉无所不利也

紫陽朱子曰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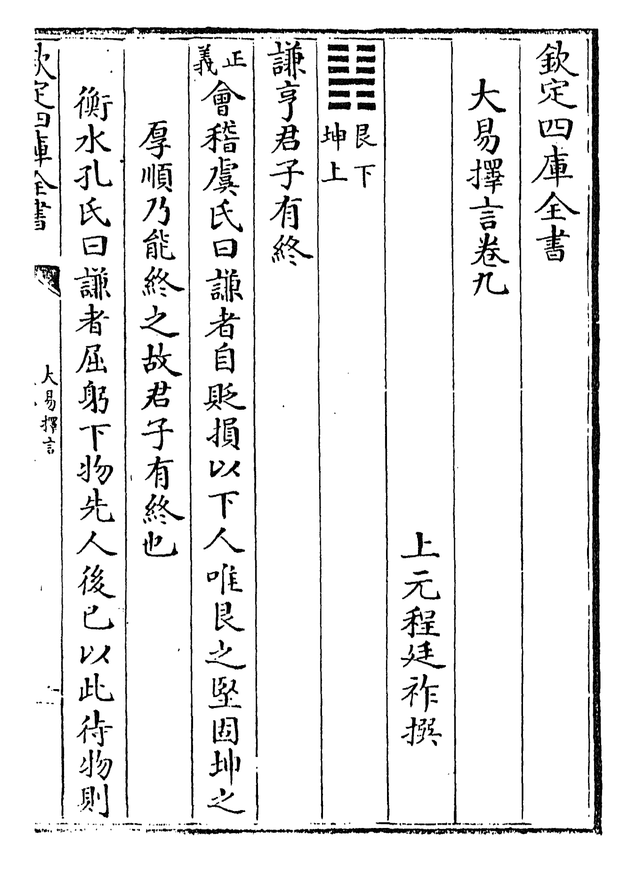
愚案通論中諸說以上九為終一卦之辭甚為有理若謂繫辭傳之履信思順尚賢定屬六五而非上九之事亦未見其必然惟傳義以尚賢為上九下從六五則斷不可信耳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通論

平菴項氏曰象傳曰大有上吉明事關全卦非止上爻也此猶師之上六論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君蓋指六五非謂上六為大君也

大易擇言卷八



大易擇言卷九

上元程廷祚撰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正義 會稽虞氏曰謙者自貶損以下人唯艮之堅固坤之厚順乃能終之故君子有終也

衡水孔氏曰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

所在皆通故曰亨也

伊川程子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又曰他卦皆有悔凶吝唯謙卦未嘗有他卦有待而

亨唯謙則便亨

紫陽朱子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

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

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

而後伸也

通論

安定胡氏曰艮下剛而止也坤上柔而順也內剛止

而外不柔順則失于亢外柔順而內不剛止則近

于佞

涑水司馬氏曰君子之德誠盛矣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无以保其終也

厚齋馮氏曰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者為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處于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正義 崔氏憬曰若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為變盈而流謙地之道也朱門之家鬼闞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義矣滿招損謙受益人之道也

劉氏長民曰降卑接下名譽益隆故其道光顯辭貌

卑遜而志行剛正故雖卑退而不可踰

伊川程子曰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于盈滿而好與于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為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

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于謙恒而不變有終也

白雲郭氏曰四者非有心于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

紫陽朱子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

問謙之爲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朱子曰

太極中本无物若事業功勞于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又曰下濟而光明艮也艮之彖曰其道光明甲而上行坤也

雲峰胡氏曰下濟為謙光明為亨甲為謙上行為亨

虛齋蔡氏曰如日没而升中而昃月晦而弦盈而蝕之類天非有意于虧之益之也若論至无心處則雖人道惡盈好謙初亦何容心于好惡哉在我者有以感召其好惡耳可不慎哉

辨正

愚案謙尊而光二句正言謙之无過不及以見其德之至也蓋過尊則亢過卑則辱天下固有尊未必光卑即可踰者而惟謙不然其道可尊尚而又光顯其事雖卑下而難以踰越程傳大槩不悞本義

以尊卑為居尊居卑反似碍理若然則九卦中之謙尊而光其立言之偏而不全又何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辨正　厚齋馮氏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象與爻无此意

愚按地中有山有高卑一致之象君子之于天下損

有餘以補不足量物所受以平其施而勿使有參差不齊之憾用此道也此謙之見于平天下者非謙之見于治一身者象文本无此意馮氏之說得之○非地不以藏山非山不藏于地此稱物也山不使高于地地不使下于山此平施也先言稱物而後言平施差等凜然以漫无分別擬之則失矣

通論

伊川程子曰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

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于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紫陽朱子曰以卑藴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趨于平亦謙之意也

語類問裒多益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朱子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已者高在人者卑

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石磵俞氏曰君子以己下人不敢自高以善與人不敢自有是裒取己之有餘以增益人之不足又稱量其宜而均其施與猶權衡然不至于過亦不至于不及適平而止非謂奪甲之多以益乙之寡而必欲物之齊也

楊氏文源曰人之常情自高之心常多下人之心常寡不裒而益之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

間不得其平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不使之多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寡者不使之寡多者裒之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益之則視人不見其不足而物我之施各得其平矣茲其為君子之謙與

愚案以治身之謙而言則裒多益寡猶為可觧而稱物平施必多牽強不安之說舊說中如楊氏之完備尚不免于此病甚矣說經者必宜以我從經而

无强經以就我也

餘論 明道程子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正義 頴川荀氏曰初最在下故曰謙謙也

紫陽朱子曰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雙湖胡氏曰涉川貴于遲重不貴于急速用謙謙之

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无一失故吉

愚案初體艮而在下有止于最下之象故曰謙謙止于最下其有讓而无爭可知矣患由爭起其謙如此何所不濟故曰用涉大川吉言用涉而不言利涉者雖无其事而其道則已裕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正義 衡水孔氏曰牧養也解謙謙君子之義恒以謙卑自

養其德也

童溪王氏曰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于至卑之所所養也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方也

餘論

南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今人往往反以驕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

正義 衡水孔氏曰鳴謙者謂聲名也處正得中行謙廣遠故曰鳴謙正而得吉也

紫陽朱子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存疑 伊川程子曰謙德充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正義 安定胡氏曰中心得者言君子所作所為皆得諸心

然後發之于外故此謙讓皆由中心得之以至于聲聞流傳于人而獲至正之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正義 山陽王氏曰處下體之極履得其位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是以吉也

伊川程子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既能勞謙又須

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案文辭雖與象辭同然在文辭終是勉人之意多程傳為得其指

紫陽朱子曰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

是則如其應矣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正義草盧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

餘論平菴項氏曰初六九三皆稱君子者此二爻皆非小人之所宜處也初在謙之下過謙者也小人用之則爲柔佞矣君子當不得已之時用之以保身濟難則求吉之道也故曰卑以自牧牧者馴養六畜之名也三有大功爲萬民所服小人處之則有不

賞之禍君子處之致恭下人以保其終則庶乎其獲吉矣故二爻皆言吉而象皆再言君子其意深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正義　梅巖袁氏曰先曰无不利而後曰撝謙非因撝謙而後无不利也此說是程傳作一句讀恐未然

愚案四處謙卦而秉順德以順行謙故曰无不利又四初爻外體而近乎上位慮其有不足于用謙者

故又曰撝謙詳玩爻辭未見下讓九三而不敢自安之意然自輔嗣以下並如是解未知何故

存疑 山陽王氏曰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

伊川程子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

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案此與多懼似不相涉)

紫陽朱子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謂得其宜也

紫陽朱子曰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愚案不違則慮人之用謙而過其當然之準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通論 誠齋楊氏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欿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焉往不利哉利用侵伐姑舉其大者

愚案文辭言富者謂其所有之多也言不富者謂其所有之少也凡人之情見巳之所有則矜見人之所有則爭其所以不能謙者由知其富而不知其不富也六五秉至順而居大中既不見巳之所有亦不見人之所有以是而謙故曰不富以其鄰侵伐乃好勝之事不富以其鄰則天下皆知其不好勝故利用侵伐而无不利也然此亦虛象爾楊氏訓不富稍為近之

餘論

山陽王氏曰居于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

伊川程子曰富者衆之所歸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于過故發此義

紫陽朱子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餘論 伊川程子曰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正義 龜山楊氏曰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故曰利用

行師征邑國也邑國私于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

漢上朱氏曰征邑國者非征伐也克己之謂也君子自克則誠誠則物无不應有不應焉誠未至也前二說妙得取象之指知此則六五之侵伐亦不待煩言而解矣

餘論

山陽王氏曰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于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

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哉

東谷鄭氏曰謙之下體皆曰吉而上體皆曰利吉者善之至也利者利如是爾未便吉也蓋下體艮艮止也謙而能止則不過上體坤坤順也謙而順從則无失此作易者别以吉利而致意焉

存疑伊川程子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

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于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于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之相濟上謙之極也至于大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紫陽朱子曰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通論 童溪王氏曰六二以謙德而居下之正位得其所欲者也故曰鳴謙中心得也上六以謙德而居極位豈得遂欲謙之志哉故曰鳴謙志未得也六二上六其鳴一也其所以鳴則不一也

愚案易象无雷同者六二之鳴謙誠中形外之象也上六之鳴謙聲聞過情之象也謙以卑下為德上居過髙而勉于行謙似非盡出于中心之誠然者

故曰志未得也志之未得則宜自治故以征邑國言之王氏有見于志未得之說而言之不詳

餘論谷氏拙侯曰上之鳴謙外雖有聲譽而其心則歉然不自滿足志猶未得也志未得正是謙處

何氏玄子曰志未得者上居謙之極方自視歉然而猶以其謙爲未足如益贊于禹滿損謙益之意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正義衡水孔氏曰謂之豫者取逸豫之義以和順而動動不違衆衆皆悅豫故謂之豫也動而衆悅故利建侯以順而動故可以行師也

伊川程子曰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陽始潛閉于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

故為豫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屛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紫陽朱子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餘論

建安邱氏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存異

河東闗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

伊川程子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王氏大寳曰豫以和樂主義和而不備則乖戾隨之

故有備豫之意和而不飭則驕怠生焉故又有豫怠之義此說尤雜

愚案豫之義惟取悅豫白雲郭氏曰考之于卦不見有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然繫辭所言正謂內順以制外之動爾以為備豫蓋亦說者之誤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正義伊川程子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在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

于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

紫陽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雲峰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故二者皆繫之豫

敬菴吳氏曰順以動所謂行其所无事也天地如之猶云天且弗違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故豫利建侯

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故豫利行師

通論

平菴項氏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聖人有時而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頤大過觧革皆大事大變也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草廬呉氏曰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

虛齋蔡氏曰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
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
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各就
所切而言
折中曰彖象傳中凡稱卦德皆先內而後外而其文義
又各不同其曰而者兩字並重如訟之險而健既險
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健又巽也大有剛健而文
明既剛健而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則重在上一字如

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順以動重在順字其或以下一字為重者則又變其文法如復卦動而以順行之類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正義北海鄭氏曰奮動也雷動于地上萬物乃豫也人至樂則手欲鼓之足欲舞之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

制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衡水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奮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法此鼓動而作樂崇盛德業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

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

伊川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紫陽朱子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胡雲峰曰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為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存異

兼山郭氏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于夏則仲春二月于周則孟夏四月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鐘也于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于斯時乎帝者

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

節初齊氏曰雷之出于地上春分時也文王八卦以震凖之震正春也夾鐘二月律也郭兼山謂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為宫而奏于圜丘圜鐘夾鐘也周之郊以后稷配天故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時也而易與大司樂云爾者豈其始用冬至而周公時已用仲春歟其曰先王豈周以前皆仲春歟

愚案豫因内外卦體而取象于雷奮蓋陽氣之宣暢而有聲響者莫著于此也若人事中之類此者則莫如作樂而作樂之大者又莫如享帝享親大象之意不過如是初何嘗定以雷始發聲之月為作樂殷薦之時郭氏徒見周官之雷鼓雷鼗又見夾鐘適合仲春之律遂爾附會齊氏復為之辭且直謂周人之郊為不用冬至而用仲春不獨古今記禮者並无其說且竟不見大司樂冬日至于圜丘

奏之之文矣説易之誤而復貽誤于禮何其謬也

初六鳴豫凶

正義衡水孔氏曰鳴豫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于四逸豫之甚是聲鳴于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荒獨得于樂所以凶也

徂徠石氏曰四為豫之主初與之相應小人得志必極其情欲以至于凶形于聲鳴豫之甚也

伊川程子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

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鳴發于聲也

東坡蘇氏曰所以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不得不凶

紫陽朱子曰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

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辨正 愚案初處坤體重陰之下質本昏闇又在豫之初其時未能有樂鳴者求之急而欲動情勝不能自已故象傳謂之志窮也就卦體爻位求之其義自見而何取應乎四也且初以四為強援初之昏闇固无足責而在四以大有為之君子使人陰用為權奸而不知能无損于盛德乎若謂此非聲勢之倚附而乃道義之契合則初之所為甚正而轉以致

凶其故何也然自王孔以來並以彼為正義今姑從之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正義慈湖楊氏曰位之在下未為窮也豫而鳴其志窮矣

汴水趙氏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譊𪘲如此是志已先窮自取其凶者也

雲峯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以上三說俱勝傳義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正義　明道程子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伊川程子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人之于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于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

故貞正而吉也

紫陽朱子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童溪王氏曰凡人之情于逸豫之事心焉悦之必至

于耽戀而不舍何者有所溺故也惟知幾之君子其視樂豫之事如將浼已斷而識之速而去之又豈俟終日也哉此其所以當豫之時而獲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正義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于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于悔也與六二介

于石不終日異矣

兼山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不能自立而優游无斷

睢盱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待非

不終日者也

紫陽朱子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

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

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

悔也

辨正　愚案盱舊說以為喜說不若程朱上視之義為長惟遲皆訓遲速之遲終覺未安蓋盱豫之所以悔者以己无其樂而旁睨乎他人猶朵頤之意也遲之所以有悔者以時无其樂而懸想于後日猶鄙夫之未得而患得也雖以九四在前取其虛象而亦不必泥然則遲當訓為遲待之遲明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正義山陽王氏曰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

侯氏行果曰為豫之主衆陰所宗莫不由之以得其逸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

伊川程子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恱順為豫之義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

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

紫陽朱子曰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案簪訓速本王弼

輔嗣

石門梁氏曰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衆陰

之所順附此所謂大有得也然人既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曠大之度不為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服故曰勿疑朋盍簪

辨正 愚案一陽五陰之卦其主之者必一陽也既曰主矣猶必泥于陽爻而在五位如此卦者方得謂之君道豈不過乎故嘗定師之九二當以君道論且不獨此也即謙之九三豫之九四亦不必泥為人臣之事何則經自據卦之體爻之德而言其道之當

然臣固有之君亦未嘗不可也○大有得即彖辭所云建侯行師也西溪李氏乃謂建侯行師六爻无此意豈不誤乎○勿疑朋盍簪言得道者多助此乃理之必然也勿疑似非戒辭故象傳不更加

訓釋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正義 伊川程子曰由已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得其志得大行也

草廬吴氏曰即彖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

六五貞疾恒不死

通論 童溪王氏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于安樂有餘也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已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得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樂唯不得以縱其所樂則恒不死宜

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正于人也六五是也此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所以不言豫焉

何氏玄子曰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于沉溺必戰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謂生于憂患者也

折中曰案王氏何氏說深得爻義

存疑　山陽王氏曰四以剛動為豫之主專權執制非已所

乘故不敢與四爭權而又居中處尊未可得亡是以必常至于貞疾恒不死而已

伊川程子曰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

夬正而于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巳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

紫陽朱子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辨正 愚案剛為天德六五乘而上之是人心勝而不知有

天德故曰六五貞疾乘剛也以其居爻位之中適當天德之地則其一隙之明相為展轉而道心有未盡絕者故曰恒不死中未亡也不謂之豫而謂之疾者對死而言王氏以下見象傳言乘剛遂以四為權臣五為弱主其說粗疎可笑龜山童溪諸儒持議稍勝而于乘剛二字終未得其解也

道論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于豫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

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救正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于安樂矣故常不死

東谷鄭氏曰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晦不為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若人得一固疾雖不快于已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也是以中未亡而常存

雲峰胡氏曰豫最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不正未免溺于豫矣猶得不

死者中未亡也人莫不生于憂患而死于逸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盱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存異 伊川程子曰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正義 紫陽朱子曰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

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正義安定胡氏曰何可長者言其悅豫過甚至于情蕩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長如此乎言能渝變則可以无咎也

大易擇言卷九